


佛 学 译 丛

主编◎夏坝·降央克珠 魏德东

宝性论大疏

嘉曹·达玛仁钦◎著 江 波◎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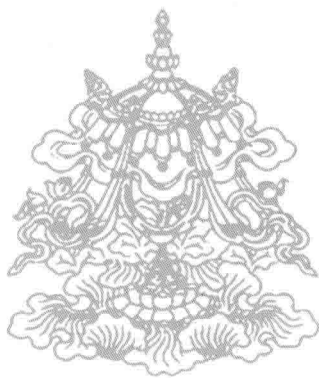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佛学译丛

主编◎夏坝·降央克珠 魏德东

宝性论大疏

嘉曹·达玛仁钦◎著 江波◎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宝性论大疏/嘉曹·达玛仁钦著;江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10

(佛学译丛/夏坝·降央克珠,魏德东主编)

ISBN 978-7-5161-6110-4

I. ①宝… II. ①嘉…②江… III. ①佛经—研究 IV. ①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97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彪 凌金良
特约编辑 胡国秀等
责任校对 佟亮辰 蒋海军等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57.25
插页 2
字数 1100 千字
定价 2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佛学译丛”编委会

主 编：夏坝·降央克珠 魏德东

编辑委员：陈冠桥 江 波 刘殿利

 史 瑛 佟亮辰 土登曲扎

 惟 善 魏德东 夏坝·降央克珠

 游 韬 土登云丹 张风雷

 张文良 张雪松 资 粮

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

总 序

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在恒河流域创立佛教。此后渐次传播，成为遍及全球的世界性宗教。自佛教产生之初，佛陀就鼓励用各地的方言宣说佛法，由此形成了不同语言系统的佛典。流传至今，最有体系、影响最大的有梵文巴利文佛典、汉文佛典和藏文佛典。这些典籍，既有佛陀讲说的经文，也有佛弟子以各自语言对佛教义理的诠释与创新，发展至今，字数当以亿计，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的绚烂篇章。

在佛教发展史上，不同语言之间的佛典翻译，是佛教全球化以及佛教参与其他文化形塑的重要一环。自公元1世纪至11世纪，印度佛教典籍的大规模汉译，对于印度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思想的保存与流传，对于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对于中古以后中华文明的成熟，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自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印度佛教典籍的藏译，则不仅使中后期印度佛教典籍完整地保存在藏语之中，也对藏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就今天仍然使用的佛教典籍而言，数量最大的，应该说是汉文与藏文佛典。这些典籍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印度佛教典籍的翻译，汉译部分主要是早期、中期印度佛教典籍，藏译部分则主要集中于中后期印度佛教典籍。汉文与藏文佛典的另外一大部分，则是佛弟子的汉语和

藏语佛教著述，更为直接地体现了汉藏佛教的独特创造。汉文佛典的汇编，有汉文《大藏经》和《续藏经》，合计5000余部；藏文佛典中，《甘珠尔》、《丹珠尔》收入印度著作合计4600余部，另有历代大德文集不计其数。

特别重要的是，就佛教学术体系而言，汉文佛典与藏文佛典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一方面，尚有诸多由梵译藏之经论为汉文所不具，而藏地高僧大德的众多论著，更多无汉译。若能将更多的印度中后期佛教重要典籍，如佛护、清辩、月称等的中观学论著，安慧等的唯识学论著，圣解脱军、狮子贤等的般若学论著，陈那、法称等的因明学论著，德光等的律学论著，以及大量密宗典籍译成汉语，无疑将丰富与完善汉传佛教对印度佛教史的理解；而如将藏传佛教大德宗喀巴大师、嘉曹杰、克主杰等大师的稀有善说译成汉文，则不仅将加深汉藏两大文化体系的相互认知，对于今天的佛弟子契理契机地理解佛法，也有殊胜的帮助。20世纪30年代，汉地法尊法师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由藏译汉，影响日益深广，堪称范例。另一方面，现存汉译梵文典籍中，也有诸多极为重要，而为藏文所无之经论。若能将汉译典籍中现存的四部《阿含经》、《对法七论》、《成实论》、《大智度论》，以及有关龙树菩萨等人的传记等译成藏文，则可呈现藏文佛典之完整与庄严；而汉语的佛典创造，如禅宗的著作等，早在唐代就有藏文的翻译与传播，但今天大多不为人知，在文化的交流互鉴日益迅疾深入的今天，将体现汉传佛教特色的佛典择要译为藏文，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

有鉴于此，辽宁省沈阳市北塔护国法轮寺于2009年成立了藏文班，将宗喀巴大师的《现观庄严论释金鬘疏》等论典译成汉文。2011年，黑龙江省大庆市富余正洁寺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尽己所能励力荷担梵、汉、藏佛教经论的校勘与互译事业，将诸多藏文重要佛典译为汉文，撮其要者，有《宝性论》本颂与

无著释、圣解脱军《二万五千颂般若现观庄严论光明释》、狮子贤《八千颂般若现观庄严论光明释》与《明义释》，宗喀巴大师《中论释·正理海》与《现观庄严论释金鬘疏》，嘉曹杰《宝性论大疏》与《现观庄严论释心要庄严疏》，克主杰《中观千座论》与《现观庄严论释显明难解疏》、克珠丹巴达杰大师《般若总义·显明心要庄严疏》，等等。

与此同时，国际佛学研究中心还邀请了一些藏族僧俗学者，为他们开设汉语佛学班，以期培养出一批精通佛典汉语的藏语系佛教学者，更多、更圆满地将汉文佛典呈现为藏文。目前中心正在进行的汉译藏项目有《大智度论》、《龙树、无著菩萨传记资料》等。

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推动的佛教基础文献整理与翻译工作，得到学术界及藏汉佛教诸大寺院高僧巨擘的高度认同与鼓励。佛教经典的汉藏互译，不仅将深化佛教学术的研究，而且对于加强藏汉文化互动、推动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约，出版《佛学译丛》，渐次呈现中心的研究与翻译成果。从长远看，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在翻译出版汉藏佛教典籍的同时，还拟将日文、英文等文本的重要佛学著作译为汉藏文出版。

佛典翻译是神圣的事业，也是极为艰难的事业。为了译著的准确与圆满，自翻译到出版的各个环节，所有同仁无不竭尽全力，精益求精。但即便如此，作品也一定还存在诸多不足，期待您不吝指正。

夏坝·降央克珠 魏德东
2014年9月14日

前 言

嘉曹·达玛仁钦 (rGyal tshab dar ma rin chen, 1364 - 1432) 所著《宝性论大疏》(Theg pa chen po rgyud bla ma'i tīkā) 一书,是集中体现藏传佛教格鲁派“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 思想的代表作。它本是笔者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当时为了写作之便,英译了《宝性论大疏》中的“总论”部分,以及“七金刚处”(vajrapada) 中的“如来藏”部分。在之后的博士后研究期间,笔者又将《宝性论大疏》全文作了英译及汉译,同时依据梵、藏文本新译了《辨宝性大乘上续论》(Ratnagotravibhāgamahāyānottaratantra), 以便读者与《宝性论大疏》参照对读。这一课题的探索,旨在回应近期西方学界在“如来藏”教义研究中产生的若干问题。

众所周知,“如来藏”说是佛教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反映在藏传佛教思想史上的,是某些欧美学者所谓的“自空”(rang stong) 与“他空”(gzhan stong) 之争。这些学者在后现代哲学推崇“多元化”思想的影响下,主张解构佛教。那些用“无我”(nairātmya)、“性空”(niḥsvabhāva) 等公认的佛教核心思想来诠释“如来藏”说的方法,被称为是“本质论的”(essentialist)。一时间,学界热衷于与传统“无我”论相捍格的“他空”思想的译介,且往往从“他空”思想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论争。例如,所谓“自空”与“他空”的对立,从历史上看,作为“自空”代表的格鲁派学者从不认其见解为“自空”,这是对双方观点介绍上的偏差。又如,这些学者认为,有关“如来藏”教义的经文,至少部分地与传统“无我”论不相兼容,而必须如“他空”派那样,按其字面意思去理解。格鲁派学者认为,这些经文与“无我”、“性空”等教义的一致性,存在于经文本身的逻辑之中,因此,并不需要强为曲解,这是对格鲁派经典诠释学 (hermeneutics) 认识上的缺失。

虽然西方在“如来藏”研究方面的权威,比利时学者 David S. Ruegg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便对格鲁派学者的“如来藏”说作了不少译介,但或许是由于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学界对此派之说仍不甚了了。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进而对这场藏传佛教思想史上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争全貌有所了解,笔者

翻译了嘉曹杰的这一部《宝性论大疏》，并就其中的“如来藏”说内容作了初步探索。研究成果已择要概述于本书“导读”之中。

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美利坚佛教研究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的大力支持，以及何鸿毅家

族基金（The Robert H. N. Ho Family Foundation）



何 鴻 毅 家 族 基 金
THE ROBERT H. N. HO
FAMILY FOUNDATION

族基金（The Robert H. N. Ho Family Foundation）的慷慨资助。在本书出版准备阶段，上海俞晨晖、俞敏、姚忆等朋友，以及北京大学图登云丹（朱竞旻）、图登巴丹（关迪）、曹先顺、金芳初、马艳、邵华等同学，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那仓仁波切，按佛教习俗为本书写了回向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对本书简体版的出版给予了极大帮助。另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彪先生提出的意见，在“导读”中增加了题记说明，并对之前在台湾出版的繁体版作了相关修改。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江 波

2012年9月于沪上绵穆斋

凡例

《宝性论》是弥勒菩萨所造的大乘佛教重要著作，后无著论师为之作《宝性论释》，佛教传入西藏后，嘉曹·达玛仁钦又作《宝性论大疏》。

(一) 本书《宝性论释》的藏文原本采用《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第七十卷中所收之洛丹喜饶译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二) 本书《宝性论释》的翻译同时参考了 E. H. Johnston 校订的梵文本: *The Ratnagotravibhāga Mahāyānottaratantrasāstra*. Patna: The Bihar Research Society, 1950.

(三) 本书《宝性论释》系译自藏译本及现存梵文本,其《宝性论部分》与后魏勒那摩提的《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本有不少差异。关于旧译本与梵、藏本的比较研究,详见日本学者高崎直道之著作: *A Study on the Ratnagotravibhāga (Uttaratantra)*.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33. Rome: Is. M. E. O., 1966。

(四) 本书《宝性论大疏》的藏文原本以拉萨版《嘉曹杰文集》第三函中所收为底本,并与塔尔寺版对校。

(五) 本书的翻译名相以玄奘法师《瑜伽师地论》的译文为主。

(六) 鉴于《宝性论大疏》对《宝性论释》采取了夹注加议论的诠释方式,特将《大疏》中所有沿用《宝性论释》的文字用下划线标明,以方便读者。须要注意的是,除行文次序之外,由于字数限制、文体变化、涵义引申等原因,《大疏》与《宝性论释》的文字有个别处不尽相同,恕不一一指出。

(七) 为便利读者对照阅读《宝性论释》与《大疏》,特在《大疏》的相关段落结尾处圆括号内,标明《宝性论》各品各颂的序号,例如,(2.15)即该论第二品第十五颂。

(八) 正文中圆括号内的内容是译者的补充文字。

(九) 科判中的甲、乙等字样系译者所加。

(十) 正文与科判中加书名号的《论》专指《辨宝性大乘上续论》,《释》专指《辨宝性大乘上续论释》。

目 录

前言	(1)
凡例	(3)
导读	(1)
《宝性论大疏》	(39)
科判	(41)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一	(85)
[序品]	(85)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二	(117)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三	(157)
[第一金刚处：佛宝]	(157)
[第二金刚处：法宝]	(181)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四	(203)
[第三金刚处：僧宝]	(203)
[归依]	(221)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五	(253)
[后四金刚处总建立]	(253)
[第四金刚处：界]	(275)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六	(293)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七	(343)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八	(381)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九	(429)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	(459)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一	(497)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二	(527)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三	(559)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四	(591)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五	(617)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六	(641)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七	(665)
大乘上续论释大疏卷十八	(697)
[结束分]	(719)
附录：宝性论释	(723)
辨宝性大乘上续论释	(725)
第一 如来藏品释	(725)
[序分]	(725)
[第一金刚处：佛宝]	(728)
[第二金刚处：法宝]	(730)
[第三金刚处：僧宝]	(732)
[归依]	(733)
[后四金刚处总建立]	(734)
[第四金刚处：界]	(737)
第二 菩提品释	(763)
第三 功德品释	(769)
第四 如来事业品释	(773)
第五 胜利品释	(781)
参考文献	(784)
那仓·向巴昂翁仁波切所造翻译回向文	(792)
索引	(794)
《宝性论释》、《宝性论大疏》词汇汉梵藏文对照	(848)

导 读

一 与“如来藏”说相关的大乘经

继龙猛 (Nāgārjuna)、提婆 (Āryadeva) 之后,大乘佛教在印度迎来了它的极盛时期。约从公元 3 世纪开始,陆续出现的新大乘经,在义理上,对前期以《般若经》(*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为代表的“自性空”(niḥsvabhāva) 本体论、《法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为代表的“一乘”(ekayāna) 实践论作了补充、修正,丰富了大乘佛教的内容,又经无著 (Asaṅga)、世亲 (Vasubandhu) 的整理、创造,成为之后笈多王朝文化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上看,这些续出的大乘经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 说;一类是“唯识”(vijñaptimātra) 说。前者以《如来藏经》(*Tathāgatagarbhasūtra*)、《涅槃经》(*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胜鬘经》(*Śrīmālādevīsīhanādasūtra*)、《不增不减经》(*Anūnatvāpūrṇatvanirdeśasūtra*)、《大法鼓经》(*Mahābherihārakasūtra*)、《央掘魔罗经》(*Āryāṅgulimāliyasūtra*) 等为代表,后者以《解深密经》(*Samdhinirmocanasūtra*) 为代表。公元 5 世纪时出现的《楞伽经》(*Laṅkāvatārasūtra*)、《密严经》(*Ghanavyūhasūtra*) 则是调和这二类学说后的结果。

最先提出“如来藏”这一概念的是《如来藏经》。此经以譬喻说明“众生皆具如来藏”,将不具心识的非有情排除在外,明确了“如来藏”是众生成佛的内在因素:

善男子,如来应正等觉,以佛自己智慧光明,眼见一切有情欲、瞋、痴、贪、无明烦恼。彼善男子善女人,为于烦恼之所凌没,于胎藏中有俱胝百千诸佛悉皆如我。如来智眼观察彼等有佛法体,结跏趺坐寂不动摇。于一切烦恼染污之中,如来法藏本无摇动,诸有趣见所不能染。是故我今作如是言,彼等一切如来如我无异。善男子,如是如来以佛智眼,见一切有情如来藏。

善男子，譬如以天妙眼，见于如是恶色恶香，诸莲花叶缠裹逼迫。是以天眼见彼花中，佛真实体结跏趺坐。既知是已欲见如来，应须除去臭秽恶业，为令显于佛形相故。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来以佛眼，观察一切有情如来藏，令彼有情欲、瞋、痴、贪、无明烦恼藏，悉除遣故而为说法，由闻法故则正修行，即得清净如来实体。

善男子，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界、一切有情如来藏常恒不变。^①

这是“如来藏”说最原始的经典依据。其主旨是：“于一切烦恼染污之中，如来法藏（性）本无摇动，诸有趣见所不能染”，说明众生心中烦恼与“如来法性”（*dharmatā*）并存，清净无染的“如来法性”是心的本性、可以显现，而导致痛苦的烦恼则是偶发的、可以除遣。与此“如来藏”类似的观念，在较早的大乘经中即已出现，如《华严经·如来性起品》（*Tathāgatopattisambhavarivarta*）说“如来智慧在其众生身内”：

佛子，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但愚痴众生颠倒想覆，不知、不见、不生信心。尔时如来，以无障碍清净天眼，观察一切众生。观已作如是言，奇哉奇哉！云何如来具足智慧在于身中，而不知见。我当教彼众生，觉悟圣道，悉令永离妄想颠倒垢缚，具见如来智慧在其身内，与佛无异。如来实时教彼众生，修八圣道，舍离虚妄颠倒，离颠倒已具如来智，与如来等饶益众生。^②

在稍后出现的《大般涅槃经》中，除“如来藏”外，又提出“佛性”这一极受东亚佛教重视的概念，并以“我”（*ātman*）的名义将这两者联系统一起来：

善男子，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是我义从本已来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是故众生不能得见。^③

《胜鬘经》将“如来藏”解释为“自性清净心”（*prakṛtiprabhāsvaracitta*）：

① 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大方等如来藏经》，《大正新修大正藏经》第十六册，No. 666，页 457。

② 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九册，No. 278，页 624。

③ 北凉县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第十二册，No. 374，页 407。

此性清净如来藏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不思議如来境界。何以故？刹那善心非烦恼所染，刹那不善心亦非烦恼所染。烦恼不触心，心不触烦恼。云何不触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然有烦恼，有烦恼染心。自性清净心而有染者，难可了知。^①

另外，此经还列举了“如来藏”的其他名字：

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②

《不增不减经》称“如来藏”为“众生界”，又对《胜鬘经》所说的“自性清净心”作了进一步诠释：

复次，舍利弗，如我上说，众生界中亦示三种法，皆真实如不异、不差。何谓三法？一者，如来藏本际相应体及清净法；二者，如来藏本际不相应体及烦恼缠不清净法；三者，如来藏未来际平等恒及有法。

舍利弗当知，如来藏本际相应体及清净法者，此法如实不虚妄不离、不脱。智慧清净真如法界不思議法，无始本际来有此清净相应法体。舍利弗，我依此清净真如法界，为众生故说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净心。

舍利弗当知，如来藏本际不相应体及烦恼缠不清净法者，此本际来离、脱、不相应烦恼所缠不清净法，唯有如来菩提智之所能断。舍利弗，我依此烦恼所缠不相应不思議法界，为众生故说为客尘烦恼所染，自性清净心不可思議法。

舍利弗当知，如来藏未来际平等恒及有法者，即是一切诸法根本，备一切法、具一切法，于世法中不离、不脱真实一切法，住持一切法、摄一切法。舍利弗，我依此不生不灭、常恒清凉、不变归依、不可思議清净法界说名众生。所以者何？言众生者，即是不生不灭、常恒清凉、不变归依、不可思議清净法界等异名。以是义故，我依彼

^① 宋求那跋陀罗译《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大正藏》第十二册，No. 353，页 222。

^② 同上。

法说名众生。^①

《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的“如来藏”说不出上述所说者。这些经典的“如来藏”说内容基本一致。

经与初期大乘佛教思想比较之后，我们可有以下发现：“如来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观点，为前期大乘的“一乘”说提供了完善的理论依据。最早提出“一乘”说的《妙法莲华经》认为：

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②

《胜鬘经》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声闻乘、独觉乘、大乘有三种不同目标取向的“三乘”说不是佛陀的真实想法（“不了义”），“究竟一乘”才是佛教修行的真正目的、“第一义乘”：

声闻、缘觉乘皆入大乘。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得一乘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界。涅槃界者，即是如来法身。得究竟法身者，则究竟一乘，无异如来无异法身，如来即法身。得究竟法身者，则究竟一乘。究竟者，即是无边不断……

如来即三归依。何以故？说一乘道，如来四无畏成就师子吼说。若如来随彼所欲而方便说，即是大乘无有三乘。三乘者入于一乘，一乘者即第一义乘。^③

《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也明确主张“一乘”说。《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究竟一乘宝性论》等汉译经论名反映了“如来藏”说与“一乘”说的密切关系。因此，主张“一性一乘”^④的“如来藏”等概念具有大乘佛教实践论的意义，表明修行成佛的可能性与普遍性，这是“如来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① 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不增不减经》，《大正藏》第十六册，No. 668，页 467。

② 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大正藏》第九册，No. 262，页 7。

③ 宋求那跋陀罗译《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大正藏》第十二册，No. 353，页 220。

④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大法鼓经》，《大正藏》第九册，No. 270，页 297。

此外，“如来藏”等概念也具有大乘佛教本体论的内涵。由上述引文可见，“如来藏”一词与“法性”、“自性清净心”、“真如”（tathatā）、“法界”（dharmadhātu）等初期大乘佛教常用的本体论术语关系密切，可以互换使用。不仅如此，它们与《般若经》的思想也并无二致。首先，从内容上来看，以“自性清净心”为例，《胜鬘经》、《不增不减经》所说者并未对《般若经》的“心性本净”说作任何修正。《般若经》中说：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是心云何本性清净？善现答言：是心本性非贪相应、非不相应，非瞋相应、非不相应，非痴相应、非不相应，非诸缠结随眠相应、非不相应，非诸见趣漏暴流辄取等相应、非不相应，非诸声闻独觉心等相应、非不相应。舍利子，是心如是本性清净……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不染污心，本性净故，无杂染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①

至于“心性本净”的具体内涵，初期大乘的《说无垢称经》（*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有过明确的解说：

如佛所说，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心清净故有情清净。如是心者，亦不住内、亦不出外、不在两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罪垢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唯优波离，汝心本净，得解脱时，此本净心曾有染不？我言不也。无垢称言：一切有情心性本净，曾无有染，亦复如是。唯优波离，若有分别、有异分别即有烦恼，若无分别、无异分别即性清净。若有颠倒即有烦恼，若无颠倒即性清净。若有取我即成杂染，若不取我即性清净。^②

简言之，“心本性（自性）清净”即《般若经》重复强调的心无自性，以其“亦不住内、亦不出外、不在两间”，这样的无自性便是诸法的终极实在“如”、“世间诸法实相”。由于众生妄执有“我”，致使心杂染；若不执“我”，便能显了心的自性清净。《胜鬘经》“烦恼不触心，心不触烦恼”的观

① 唐玄奘译《大般若经》，《大正藏》第五册，No. 220a，页 202。

② 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大正藏》第十四册，No. 476，页 563。